

神话时代(二)

神祇和英雄的故事

布尔芬奇 著

胡荣发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万有文库
新世纪



新世纪



新世纪万有文库

本文库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神话时代

神祇和英雄的故事

布尔芬奇 著 胡荣发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第二十三章 阿刻罗俄斯和赫耳枯勒斯 阿德墨托斯和 阿尔刻斯提斯 安提 戈涅 珀涅罗珀

阿刻罗俄斯和赫耳枯勒斯

河神阿刻罗俄斯对忒修斯和他的同伴们讲了厄律西克同的故事，他快乐殷勤地盛宴款待客人，当时他们正因河神洪水泛滥而旅途耽搁。河神讲完了故事之后，还添加了几句话，“但是为什么我要讲旁人的变形呢？难道我自己当时不就是拥有这种变形力量的一例吗？有时我变形为一条巨蟒，有时又变形为一头公牛，我的头上还长着两只角。或者我应该说，我从前是能够那样做的，但是现在我只有了一只角了，另一只角已经失去了。”话说到这里，他便哼哼地呻吟起来，接着便是沉默不语。

忒修斯询问他的忧伤原因，以及他失去那一只角的经过。对客人的提问，河神是这样回答的：“有谁喜欢谈论自己的失败呢？但是我依旧毫不犹豫地要来谈谈我的这件经历，每当想到我的征服者的伟大，我便感到欣慰，因为他就是赫耳枯勒斯。也许你曾经听说到得伊阿尼拉的芳名，她是最美丽的一位少女，有一大群求婚者在追求她。赫耳枯勒斯和我自己也在其数，并且

别人也都向我们二人让了步。赫耳枯勒斯强调他是朱庇特的儿子和自己的许多功绩,那些都是他战胜他的大母亲朱诺的重重加害而获得的。至于我,我曾对少女的父亲如此说道,‘瞧我的吧,我就是流经你的国土的河流的君王。我并不是一个来自异邦海岸的外乡人,而是属于你的国家的,是你的王国的一个部分。天后朱诺不曾对我怀有仇恨,也不曾以重任来惩罚我。别让这一切来妨碍我吧。至于这一个凡人,他自夸是朱庇特的儿子,如果算是真的,它要么是个虚妄的托词,要么是他的耻辱,因为除了他的母亲的受凌辱所致之外,它再也不可能是真实的了。’正当我说出这一番话的时候,赫耳枯勒斯在瞪眼瞧着我,他正怀着难以遏止的愤怒。‘我的双手比我的舌头会回答得更好,’他这样说道,‘我让你在口头上得到胜利,但是要将我的使命交给战斗。’说着他向前走近我,我因自己所说过的一番话而羞于让步。我脱去了我的绿色的外衣,便投入了战斗。他想要摔倒我,一会儿在向我的头进攻,一会儿又在向我的身体进攻。我的庞大的身体保护了我,使得他的进攻徒劳无益。我们停了一会儿,随后重又开始战斗。我们各自守住阵地,决不相让,步步钉牢,由于我们的前额几乎相碰,让我俯身在他上面,我的双手抓住了他的双手。赫耳枯勒斯有三次要摔倒我,终于第四次成功了,他将我拖倒在地,并将身体骑在我的背上。我照实告诉你吧,这真像是有一座山压在我的身上。我在尽力用双臂挣脱,我气喘吁吁,汗水淋漓。他并不给我一个挣脱的机会,而是紧勒住我的喉咙。我跪在地上,我的嘴被按进在泥土中。”

“我发现自己没有战胜他的本领,于是便利用其他一些方法,我变形为一条巨蟒,蛇行而去。我弯曲着身子缠成一圈,并用我的叉状的芯子对他发出嘶嘶声。赫耳枯勒斯对这加以嘲笑,他说道,‘战胜蟒蛇,这是我在婴儿时期的本领哩。’他这样说着,同时在用他的双手扼住我的脖子。我几乎要被勒死,我拼命

让自己的脖子从他的手中挣脱出来。这一招失败了，于是我就试用惟我仅有的一招本领，变形为一头公牛。他用一只手臂抱住了我的脖子，并将我的头朝下拉至地面，然后将我摔倒在沙地上。这样还不够，他的一只残酷的手还从我的头上折去一只角。水泽神女将我的角取走，尊崇它，并且用芬芳的花朵将它装满。丰裕女神将我的角收去，使之成为己有，并给它命名为丰裕之角。”

古代的人们都爱在他们的神话故事里，去发现一种言外之意。在解释阿刻罗俄斯与赫耳枯勒斯的这场战斗的时候，他们说阿刻罗俄斯就是一条雨季泛滥堤岸的河流。当故事说到阿刻罗俄斯热爱得伊阿尼拉并要求与她结婚的时候，意思是说这条蜿蜒曲折的河曾经穿流而过得伊阿尼拉的部分国土。据说它变形为一条蟒蛇，原因是这条河是蜿蜒曲折的，而它变形为一头公牛，则是因为这条河在流泻时沿途一直怒吼咆哮。当这条河的河水上涨的时候，它给自己冲开了另一条河道。因此它的头上便有了角。赫耳枯勒斯曾经阻止这些冲决河堤和另辟河道的周期泛滥的发生，因此传说他曾经战胜河神并折断了他的一只角。终于，先前作为洪水泛滥对象的土地，后来摆脱了洪水，变得十分地肥沃了，这就是丰裕之角的言外之意。

关于丰裕之角的起源还另有一种传说。朱庇特出生不久，他的母亲瑞亚将他托付给克里特国王墨利修斯的女儿们照护。她们用山羊阿玛尔忒亚的乳汁喂养这位神婴。朱庇特折断了山羊的一只角，将它赠给了自己的保姆们，并且使那只角赋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它的持有者如愿以偿，将装在里面的任何东西都变多变满。

某些作家们曾将阿玛尔忒亚的名字赋予巴克科斯的母亲。弥尔顿在《失乐园》第四卷中就曾如此写道：

那一座倪萨小岛，

四周环绕特里同的河流，
在那里，年迈的可汗，
那个异教徒们称颂的阿蒙，
和利比亚的朱庇特，
他藏起了阿玛尔忒亚和她的
红润的儿子，幼小的巴克科斯，
躲开他的大母亲瑞亚的目光。

阿德墨托斯和阿尔刻斯提斯

埃斯枯拉庇乌斯，阿波罗的儿子，从他的父亲那里秉承了健康术，他的医术高超，甚至到了起死回生的地步。为了这件事，普路同警告过他，并且说服了朱庇特将他用霹雳棒劈死。阿波罗对儿子的死感到愤慨，他想报仇雪恨，要杀死那些曾经制造霹雳棒的无辜的工匠们。这些工匠就是独目巨人们库克罗普斯，他们在埃特纳火山下有自己的工场，他们炉灶的烟火正从火山口不停地喷出。阿波罗用箭射死了库克罗普斯，因此激怒了朱庇特，他判阿波罗受罚，去给一个凡人当为期一年的仆人。于是阿波罗就去为忒萨利亚的国王阿德墨托斯服役，在安佛律索斯河两岸的青草地上放牧国王的畜群。

阿德墨托斯是一个求婚者，他与另外一些人都在向阿尔刻提斯求婚，后者是珀利阿斯的女儿，父亲答应将女儿嫁给阿德墨托斯，不过他应该用狮子和野猪驾车来迎娶她。阿德墨托斯得到他的天神牧人的帮助，完成了这个任务，并且由于得到了阿尔刻提斯而感到非常幸福。但是阿德墨托斯害了病，而且病得快死了，阿波罗说服命运女神宽恕他，条件是要有人愿意顶替他死去。阿德墨托斯对这种援救感到高兴，丝毫没有考虑赎救之策，或者是他想起了那些友谊的表白，就是他时常从朝臣们和仆

从们那里听到的表白，他认为找到一个替身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实情并非如此。勇敢的武士们，他们先前曾经愿意为他而献身，而现在却并不想为病床上的他而去死，过去受过他恩惠的老仆们和那些从小至今在他内宫服役的仆人们也都不愿意舍弃他们的微不足道的残年以之表示他们的感恩。人们问道，“为什么他的父亲或母亲不来做这一件事情呢？照说，他们不能活得更长久了，有谁像他们一样能够感应到这个召唤，去援救他们所给予的而不该早逝的生命呢？”然而他的双亲尽管在为想到失去他而感到苦痛，但他们却依然不去应承这个呼唤。于是阿尔刻提斯慷慨地自我牺牲，要贡献自己而作为死亡的替身。阿德墨托斯虽然热爱生命，但他却不愿意花如此的代价来接受帮助，可是并没有别的补救方法。这个由命运女神所强加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判决便无可挽回。当阿德墨托斯病愈之日，也正是阿尔刻提斯病倒之时，她奄奄一息，很快就要被埋进坟墓了。

正当这个时候，赫耳枯勒斯来到了阿德墨托斯的宫殿，他发现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极大的痛苦之中，因为忠贞的妻子和可敬的主母，她的死期迫在眉睫。赫耳枯勒斯，他对艰难险阻是无所畏惧的，决定要拯救女主人。他出去躺在临死的王后的房门边，等待着，当死神来攫取牺牲的时候，便被抓住，并被迫放下牺牲。阿尔刻斯提斯苏醒过来，重又回到她的丈夫的身边。

弥尔顿将阿尔刻斯提斯的故事写进了他的一首十四行诗《他的亡妻》中：

想来我见到了，
我新近信奉的圣徒，
他令我得以复活，
就像阿尔刻斯提斯，
她得以躲开坟墓，
朱庇特的伟大的儿子，

将她带给了她的高兴的丈夫，
尽管她的脸色苍白身体虚弱，
但她却是强从死亡中救出。

洛厄尔曾以《阿德墨托斯王的牧羊人》为题写了一首短诗。
他使这个故事第一次以诗的形式介绍给人们：

人们只是称他懒少年，
全都看不到他的长处，
实际上，他们不知不觉，
将他的话当成了法律。
他到过的每一处地方，
一天天变得更加神圣，
到后来诗人们只知道，
他们的长兄是一位天神。

安提戈涅

在希腊传说中，有趣的人物和崇高的行为大都是属于女性的。安提戈涅是一个光辉的典范，她克尽孝道，姊妹情深，正像献身婚姻的阿尔刻斯提斯一样。她是俄狄浦斯和伊俄卡斯忒的女儿，她和她的兄弟们一样都是冷酷的命运的牺牲，注定要遭毁灭。俄狄浦斯在疯狂中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他被逐出自己的王国忒拜，受到国人的憎恶和唾弃，成为了神圣复仇的一个对象。安提戈涅，他的女儿，独自伴他流浪，留在他的身旁，一直到他死去，之后她才重返忒拜。

她的两个兄弟，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尼刻斯已经同意由他们二人共享这个王国，每年轮流统治它。第一年轮到厄忒俄克勒斯分上，但是他在期满之后却拒绝将王位交给他的兄弟。波

吕尼刻斯逃到阿耳戈斯，国王阿德刺斯托斯将女儿嫁给了他，并给他提供一支军队，帮助他去夺取自己王国的所有权。因而引起了一次著名的远征《七雄攻忒拜》，这次远征为希腊诗人提供了充分的史诗的和悲剧的题材。

安菲阿刺俄斯是阿德刺斯托斯的妹夫，他反对这次远征，因为他是一个预言家，凭借法术知道除了阿德刺斯托斯之外，其他一切将领无一生还。但是安菲阿刺俄斯，因与国王的妹妹厄里费勒结了婚，他已立誓任何时候只要他与阿德刺斯托斯意见不一，他就听命于厄里费勒。波吕尼刻斯知道这件事情，便将哈耳摩尼亚项链赠送给厄里费勒，因此取得了她的好感。这条项链是武尔坎在哈耳摩尼亚与卡德摩斯结婚时所赠的礼品，波吕尼刻斯在逃离忒拜时将它带了出来。厄里费勒拒绝不了这件行贿物的诱惑，因了她的决定这场战争终于定了下来，于是安菲阿刺俄斯便走向他的必然的命运。他在战斗中英勇作战，但是他逃脱不了自己的命运。他被敌军追赶，沿河岸而奔跑，当时朱庇特的一声霹雳将大地劈开，于是他、他的战车和他的御夫一同都被大地所吞没。

在这里没有必要将那次战争所特有的全部英雄行为和残酷暴行加以详尽描述，但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要记下欧阿德涅的坚贞，作为对厄里费勒的弱点的一个补偿。卡帕纽斯是欧阿德涅的丈夫，在激烈的战斗时刻，他曾扬言即使朱庇特在场，他也要强行冲进那座城里去。当他对着城墙搭好云梯向上攀登的时候，朱庇特因他的渎神的言语而动怒，用霹雳棒将他劈死。在给他举行葬礼之时，欧阿德涅投身于他的柴堆之上火焚而死。

在战争的初期，厄忒俄克勒斯曾求预言家提瑞西阿斯预卜战争的结局。提瑞西阿斯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偶然见到弥涅耳瓦沐浴。女神愤怒之余使他双目失明，但是后来却又大发慈悲，给了他一个补偿，使他有预言未来事件的知识。当厄忒俄克勒斯

求卜的时候,他预言只要克瑞翁的儿子墨诺叩斯自愿献出生命,胜利就会属于忒拜。这个勇敢的青年得知预言,便在第一次遭遇战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围攻长期持续,双方互有胜负。最后两军一致同意兄弟二人应该通过单独对阵解决他们的争端。于是他们相互残杀,同归于尽。大军重又开战,终于入侵者被迫退兵,他们逃窜而去,只留下他们的不及掩埋的死者。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尼刻斯兄弟二人阵亡之后,他们的舅父克瑞翁现在当上了国王,他厚葬厄忒俄克勒斯,却让波吕尼刻斯的尸体躺在他倒下的地方,并下令任何人不得将他埋葬,违令者处以死刑。

安提戈涅,波吕尼刻斯的姊妹,听到这个可恶的禁令深感愤慨,因为这是将她的兄弟的尸体交给了野狗和兀鹰,是在取消他的葬礼,也就是在剥夺死者长眠的基本权利。她不顾一个好心的而又胆小的姊妹的劝告,虽然不能找到一个帮手,但她依然下定决心要冒这次危险,要亲手将兄弟的尸体埋葬。她的这一行动被觉察了,克瑞翁下令要将她活埋,因为她是在故意蔑视城邦的神圣命令。她的情人海蒙是克瑞翁的儿子,他不能改变她的命运,又因为他不愿离她而继续活下去,于是便自杀身亡。

安提戈涅的故事是希腊诗人索福克勒斯的两部优秀悲剧的主题。詹姆森夫人,在她的《妇女的性格》中,已经将安提戈涅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中的科迪莉亚作过性格比较。对我们的读者说来,细读她的评论是不可能不满意的。

下面的诗句写的是俄狄浦斯最终摆脱苦难而死去,当时安提戈涅正在这样哀悼他:

啊呀!我只是希望我早已
与我的可怜的父亲死去,
但为什么我竟要活得更久?
啊,我爱与他共患难,

每当他与我在一起，甚至
那最不可爱的也变得可爱。
啊，我的最可爱的父亲，
于今你深藏在黑暗的地下，
虽然你是与日俱衰而逝去，
但对我，你一直是亲爱的，
并且必定永远这样。

《富兰克林的索福克勒斯》

珀涅罗珀

珀涅罗珀是神话中的另一个女主人公，她的美与其说是外貌，不如说是品格和行为。她是斯巴达王子伊卡里俄斯的女儿。伊塔刻岛国王攸利赛斯（俄底修斯）在向她求婚，他战胜了所有的竞争者而赢得了她。当新娘准备离开父亲之际，伊卡里俄斯想到要与他的女儿离别就忍受不了，他极力说服女儿留在他的身边，不要陪同她的丈夫到伊塔刻去。攸利赛斯随珀涅罗珀自作选择，留下或者陪同他一起走。珀涅罗珀没有作出回答，只是放下面纱将脸蒙上。伊卡里俄斯没有对她进一步强求，只是当女儿走后，在他们的离别之地，立起了一座忠贞女神像。

攸利赛斯和珀涅罗珀的婚后欢爱不及一年，就被一件大事中断了，攸利赛斯应召去参加特洛伊战争。在长期的离别时期里，他是否还活着令人怀疑，他未必还会回来，珀涅罗珀被许多求婚者所纠缠，当时除了要在他们中间选一个丈夫之外，似乎别无选择了。但是珀涅罗珀在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还在期望攸利赛斯归来。她的拖延方法之一就是要忙于给她的公公莱耳忒斯织好襦盖。她保证完工之后，就在求婚者们中间作好她的选择。她白天在编织襦盖，但晚上却又将白天所织好的拆掉。这

就是著名的“珀涅罗珀的织物”，它已经成为一个常用的成语，比喻任何事情永远在做，却永远做不完。关于珀涅罗珀的历史的其他内容，我们要在描述她的丈夫的冒险中再次提及。

第二十四章 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

阿里斯泰俄斯 安 菲翁 利诺斯 塔密 里斯 玛耳绪阿斯 墨兰波斯 穆赛俄斯

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

俄耳甫斯是阿波罗和缪斯卡利俄珀的儿子。他的父亲送给他一把七弦琴，并教他弹奏，他的琴艺精湛无比，没有什么能够经受得住他的音乐的魔力。不仅有他的人类同伴，而且还有野兽，都因他的音乐而变得温顺，都围在他四周而失去了自己的凶暴，他们站着听他的歌声听得心驰神迷。不仅如此，就连树木和岩石也都感觉到了琴声的魔力。因了他的音乐，树木便围挤在他的四周，而岩石则稍减它的坚硬而变得有点松软了。

许门曾经应邀光临，为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的婚礼而歌唱祝福，但是他虽然来临，却没有带来幸福的预兆。正是他的火炬熏得他们双眼噙着泪水。这个预兆在婚后不久有了巧合，当时欧律狄克正与神女们为伴一同漫步，牧人阿里斯泰俄斯看见了她，并被她的美丽所打动，于是便前去接近。她飞跑起来，仓促之间踩上了草中的一条蛇，她因脚被蛇咬而死去。俄耳甫斯向

人间和天上的天神和人类歌唱他的哀伤,但是他发现一切全无用处,于是他便决定到死者的世界去寻找他的妻子。他从泰那洛斯海角边的一个洞穴下去,下到斯提克斯河的冥界。他在一群群鬼魂之间穿过,并出现在普路同和普洛塞庇娜的宝座的前面。他弹奏着七弦琴伴唱,歌中唱道,“啊,地府冥土的,我们生者全体必将所归的神灵们,请来听听我的歌唱,因为它是真情实感。我来这里,并不是要将塔耳塔洛斯的奥秘探出,也不是要向看门的蛇发三头狗逞威充强。我来这里,是寻找我的妻子,因为蛇的毒牙令她盛年早逝。爱神已经将我领到这里来,爱神对我们大地的生灵说来是一个全能的天神,如果古老的传说不错,他在这里也有同样的威力。在这些充满恐怖的处所里,在这片沉寂的地界内,在这些永存的事物之前,我祈求你们将欧律狄刻的生命之线重新连接起来。我们全都注定归属于你们,而且迟早必定来到你们的冥土。当她生命大限到时,她当然也要归属于你们的。但是在这之前请答应,让她来到我的身旁。如果你们不答应我的祈求,我便不能独自归去,那么你们的胜利定将是你们两人的共同死亡。”

正当他唱着这些情温意柔的歌曲的时候,幽灵鬼魂都在为之落泪。坦塔罗斯,尽管他口渴,也停下片刻不去寻水,伊克西翁的火轮停住不动,那头兀鹰停止撕啄巨人的肝脏,达那俄斯的女儿们在休息,她们停止工作,不再往无底洞里灌水,西绪福斯坐在他的巨石上听着音乐。传说当时,复仇三女神第一次面颊被泪水所润湿。普洛塞庇娜忍受不了,连普路同自己也作了让步。欧律狄刻被召唤了来。她新到的鬼魂中间走出来,双脚负伤一瘸一拐地走着。俄耳甫斯得到应允将她带走,有一个条件,就是在他们到达地面之前,他不得回头看她。依照这个条件,他们启程上路,他引路,她跟随,穿过黑暗而陡峭的通道,绝对沉默无声地走着,直到他们已临近出口,即上面的欢乐世界的

进口处,当时俄耳甫斯片刻间忘却条件,他要弄清楚她是否还在后面跟随,他便向身后瞥了一眼,当时她立即就在消逝。他们伸出双臂互相要拥抱,但是他们抓住的只是空气!现在正当她要第二次死去的时候,她依然不能责怪她的丈夫,她怎能责怪他因要看她而表现出的那种不耐烦哩!“别了,”她说道,“永别了,”同时在迅疾地消逝,消逝得如是之迅速,连那道别的话语声都没有让他听见。

俄耳甫斯努力在后追她,并恳求允许他回去再次援救他的妻子,但是那个严峻的艄公拒绝给他摆渡。他在冥河之滨徘徊了七天,不吃不睡,那时他在沉痛地控诉厄瑞玻斯的冷酷的权力。他歌唱他所经受到的委曲,唱给岩石和高山听,他的歌声软化了猛虎的心肠,也让那些老橡树从它们的原地离开。他避开妇女们,永远处在对那忧伤和不幸的怀念之中。色雷西亚的少女们拼命要俘虏他,但是他拒绝了她们的求爱。她们尽量地对他保持忍耐,不过她们发现他已麻木不仁,有一天,她们在举行巴克科斯仪式,其中的一个少女激动地大声喊道,“瞧,那里有一个藐视我们的人!”她将一支标枪向他投去。但是标枪一到他的琴声所及之处,便无害地落在他的脚边。她们向他扔去的那些石块也是如此。然而她们提高嗓门尖声厉叫,声音淹没了琴声,于是石块和标枪都投中了他,使他身上血迹斑斑。狂女们肢解了他的身体,将他的头和七弦琴投入了赫布洛斯河,它们顺流而下,时时发出低沉忧伤的乐声,还有河岸传来的悲哀的回音。缪斯们将他的尸体碎片收集一处,将它们葬埋在利柏特拉,传说那儿夜莺在他的坟头之上歌唱,它们歌声的甜美赛过了希腊其他任何地方的。他的七弦琴被朱庇特安置在群星之间。他的幽魂第二次去到塔耳塔洛斯,在那里他寻找到了他的欧律狄刻,他用双臂将她热烈地拥抱。现在他们重又在幸福的田野里共同悠步漫游,他们时时互为对方引路,而且俄耳甫斯尽管可以看到他的

妻子,只要他愿意看她,而且不再因为自己的不经心而蒙招惩罚了。

俄耳甫斯的这个故事,蒲柏将它写进了自己的《圣·塞西莉亚日的颂歌》,用来说明音乐的力量。下面的一节诗叙述了这个故事的结局:

这位情人将双眼转过去,
但是早了,太早了,
于是她重又倒下,
她重又死去,重又死去!
现在你该怎样
去感动命运女神三姊妹?
如果说爱情不是罪恶,
那么你便可算是无罪。
现在在陡峭的群山之下,
在水泉和瀑布的旁边,
或者在蜿蜒的赫布洛斯河,
在滚滚的波涛之上,
他总是独个,
一人自作哀伤,
且在呼唤她的阴魂,
永远,永远消逝了!
现在罗多彼山的雪地里,
四周的愤怒之声,
令他失望而又困惑,
他在发抖,脸冻得通红。
瞧!他在疯狂地飞奔,
如同疾风扫遍沙漠,
听!海摩斯山在回响

巴克科斯狂女们的尖叫。

啊！瞧！他死了！

甚至在死亡之中，

他依然在歌唱欧律狄刻，

欧律狄刻的名字

依然在他的舌尖上颤动：

欧律狄刻的名字在回响，

响遍了森林和河流，

响遍了岩穴和群山。

关于夜莺在俄耳甫斯坟头上的美妙歌声，索塞在他的《塔拉巴》里，曾有如下的描绘：

那时候他听到响起了，

多么悦耳的声音！

远处的音乐和那来自

愉快的树荫处柔美的歌声，

远处的瀑布的声响，

林中树叶的沙沙声。

那只孤独的夜莺

栖息在蔷薇丛中近旁，

它的歌声如此响亮圆润，

这决非那只极善歌的鸟儿

在给它的伴侣唱着恋歌，

能让色雷西亚的牧羊人

在俄耳甫斯的墓旁

听到一支更甜美的歌儿，

而是墓穴中的那个灵魂

以他的全部力量在倾注，

在加强他所热爱的激情。